庸庵文外編

無錫薛福成叔耘

上曾侯相書 乙丑

太老夫子元侯中堂節下。竊惟天下之將治。必有大人者出而經緯之。而天之斬之往往有二。宋明以來。大儒閒出。恆不得居將相之位以有爲於時。得位矣。或限於地。或受任未專且久。或丁舉世耳目之因循而礙於更革。則亦稍稍補苴掇拾。而未暇爲百世深計。此非其人不偉。位不顯。而時爲之也。若夫天生瑰琦宏傑之人。而畀以至重之任。又有可因之時。則天以百世事業寄之

也不待言而決矣

國家承平餘二百年自粵孽倡亂荼毒徧海內挏苗幅搶諸寇如蝟毛而起節下以鄉兵數千號召賢俊爲天下倡廓清南楚奮兵而出蕩鄂渚摧江州收奪失土數千里遂受東征之

命水陸諸軍夾江而下規全皖形勢之地以制賊死命推轂羣帥選將分兵則兩浙三吳相次恢復然後悉銳而拔金陵梟元惡掃除數百萬猖狂之豺虎而滅其景跡節下之勳磊磊軒天地海內抵掌高談之士窺見標末開口不能誦說萬一拘方鄙儒豈復能仰測高深擬

議影響閒哉。抑禍成竊不自揣。猶有望於節下者。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節下戡亂之業。視唐之汾陽王明之新建伯。殆已至百里而又過之。若必如伊傅周召之致治。則適及乎百里之半。而當加意之時也。伊傅周召固非禍成所敢窺測。若三代下之能追蹤前哲者。莫如諸葛武侯。請設言武侯之事。假令當時滅吳盪魏。天下爲一。將爲一代建不拔之業。必作人才以培邦本也審矣。必飭治道以康兆民也審矣。必將策富强。定經制。消反側。防外侮。正風俗。又無疑矣。武侯雖不得行其志。而其志之所當爲者。則可推也。卽推而上之爲伊傅周召。其

所爲亦當如是也。今節下之功。既遠出武侯上。而可爲之時。又十倍武侯。

天子倚之。天下信之。節下建一議。行一政。則舉世將視爲轉移。又值變亂之後。百事興革。民心望治。往往更張而不見其迹。施設而易蒙其澤。是伊傅周召所僅能一遇之時。而又知節下平日所自期。斷不在伊傅周召下。故福成敢以其迂疏之說進焉。福成於學人中志意最劣下。往在十二三歲時。强寇竊發嶺外。慨然欲爲經世實學。以備

國家一日之用。乃屏棄一切而專力於是。始考之二千

年成敗興壞之局。用兵戰陣變化曲折之機。旁及天文陰陽奇門卜筮之崖略。九州阨塞山川險要之統紀。靡不切究。蓋窮其說者數年。而覺要領所在。初不止此。因推本姚江王氏之學。以收斂身心爲主。然後浩然若有得也。既又知爲學之功。居敬窮理。不可偏廢。而溯其源。不出六經四子之說。蓋術凡三變而確然得所歸宿處。所懼知識檮昧。師心獨學於窮鄉之中。固陋不足以應世。竊自私念。必得今世巨公如節下者以爲依歸。而磨礪以事。始能略有成就。昔先人以文辭受知門下。爲縣令湖南。方稍欲建樹。不幸中道即世。禍成時隨長兄福

辰在楚。適節下辱垂弔賻。恩誼之隆。非可言喻。既而賊陷故鄉。奔馳東歸省母。相遇於江北之寶應。遂僑僻處居之。讀書奉親之外。妄畫滅賊方略。思欲親詣行轅陳獻。輒以母老家貧。不能遠行而罷。邇者節下犂平醜類。而天下至急至切之務。與東南經久之規模。均惟節下是賴。蓋所謂其人其任其時。三者咸會其極者。失此不言。復誰與言之。今聞節下以剿捻寇北上。彼皆烏合。救死之寇。以節下之威臨之。自當不日蕩定。但所云百世事業。不盡在此。故輒獻其前所欲云者。其北方利病。與剿捕機宜。數千里外。未敢懸度。至其梗概。略具於治捻

寇一篇謹撮大端列爲條目如左曰養人才廣墾田興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籌海防挽時變雖其間草野臆度之言不乏而論當今要務似不外是言辭蕪拙字跡纚劣伏惟恕而察之不勝惶悚冒昧之至門下晚學生薛福成再拜謹上

養人才

古之取士者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三者兼用而不偏廢脩唐以降始專尚考試然其間自巖穴顯者猶或有之又特設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明初至于制藝日重得人之途一歸之甲乙科其初文風渾樸期於明

理而止。故凡名賢碩德與偉才異能之思自表見於時者。亦往往由之以進。然自是不就考試之人以事舉者。固屬寥寥。以德進者更闃然無聞矣。近十數年來潢池不靖。

朝廷博求賢才。大臣舉薦。率不次擢用。於是智略輻湊。虎臣蜚出。四方瓌俊雷動雲合。以贊中興之運。是豈無術以致之哉。蓋由

朝廷能破千載之成格。而節下以忠孝文武爲之倡。又復虛懷宏獎。振古罕有。故一代人才。閎而興起。用以截亂夷囂。而惟節下之左右之也。今巨孽已平。海內漸以

無事。英儁無由自效。士之奮迅求試者。復相率而入於科舉。科舉行之既久。其法不能無敝。蓋學士大夫以制藝相切劘。餘五百年。至於今陳文委積。剿說相仍。而眞意漸汩。取士者束以程式。工拙不甚相遠。夫以工拙不甚相遠之文。取決於有司一時之愛憎。加以貪常嗜瑣。意見各異。而黜陟益以難憑。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經史實學於不問。競務爲澆赲浮厎之習以弋科第。魁碩之儒。皓首而不遇者。比比是也。然則欲救科舉之敝而收遺逸。養人才。莫如徵辟與科舉並用。大凡以今日天下人才計之。其見收於科第者十之二。其見收於軍營

及一切保舉者十之三。其沈抑迍邅而不獲一用者。猶十之五。節下誠博訪而慎擇之。若德行純懿。若經術精深。若吏治明嫻。若邱園高蹈。若練習名法。若諳曉韜鈐。若幹略過人。若文章希古。其他茂才異等。有一長一藝。堪施實用者。不拘一格。取其見聞所及。或素有時望者。

薦之朝。復奏之

天子。飭內外大臣各舉所知。仿

國初舉博學鴻詞例。召試

大廷。量才錄用。然後著為成法。不時舉行。如是則賢才無遺逸之患。可以輔科舉所不及。而前此空疏之弊。亦

且漸以轉移夫科舉雖敝其法固難變革也若但云振文風新士習又非一人所能主其權一日所能蒇其功也節下負知人之雅鑒昨者凶豎干紀既以之收召英豪奏不世之奇功矣今復為

國家扶植元氣以振聳天下人之耳目當必有度越千古者蓋斯事體大非節下之德之力不能成此舉亦無復有能勝此舉者矣伏惟及時加意焉平居所作選舉論二篇謹坿上

廣墾田

江南衍沃稱天下頃更喪亂民死者不可勝數其顛沛

飢羸僅存之民或無以爲耕耕亦不穫然則事勢至此雖天時大和災祲不作而甘雨下注常委爲滄海之波民固且拱手待盡於溝壑之閒而莫之拯也時事之可憂孰甚於此雖然禍成竊觀古人之良法美意垂爲百世之利者往往轉出於喪亂之餘今沃野千里曠棄不耕誠因此時修明開墾之政則所謂百世之利可得而建也開墾之政有二曰民墾民之有業而無力者借以耔種牛具資之耕其曠絕無人之處宜召募他州之人願耕者不計多寡三年以後升科給爲永業則亦可以少充國賦曰官墾籍無主之田官自募民耕之定其租

視民間租歲減什一二。數歲之後。當有成緒。且近世官吏仰食縣官。縣官所費不貲。而受者常病其薄。宜仿古祿田之法。以公田給州縣。代其俸廉。大縣以千五百畝爲則。小縣減三之一。大率銀萬兩。可墾田五千畝。明歲俾自耕。以其租易耕他處。三歲可得萬五千畝。若以十萬金爲之。則得十五萬畝。是百縣令之食也。若以二十萬金爲之。則祭祀役食等項地方之費。歲省大半。每行省籌二十萬金。縣之經費不爲多。而百世之利建焉。夫自古公田之法。往往不數十年而敝者。以官爲經理。不若民之自爲經理也。今以之代俸廉。及充州縣公費。則

州縣之重之必不後於民之自爲經理也．節下哀憐百姓．招流亡．給籽種．一切條法．簡而易行．若福成之愚豈能贊一辭哉．然而經費不足．是以開之不廣．請卽見聞所及．就其一二言之．似亦有宜加之意者．今蘇常松太各屬．每縣各有善後局．局數十百人．平居皆習爲姦利．至無行義之輩．其中或有稍公正者．上官使主其事．亦以鄉黨親故．莫能相禁．以故歲縻鉅萬．報銷於上官．不啻以一爲五．道路嗟歎．以爲不如其已．由此觀之．孰若悉罷此輩．以節浮費．而濟事實哉．去歲不登．蘇松差愈．常屬惟錫金下種較多耳．然畝收僅數斗．田捐之令．畝

四百差役費二百民不得食而州縣苛督甚於錢漕不知有以聞節下否且錢六百固一二畝種麥資也麥熟後資以種稻亦一二畝今獨以錫金言之田捐爲五十萬畝則其所失豈可量哉伏惟推此類汰去之則官民並墾之利庶可得而議焉

興屯政

自巨猾倡亂以來當事者練兵募勇奚翅數十百萬其轉輸之費籌濟之勞幾於無孔不入雖傾天下之力以供之猶岌岌乎有不繼之勢賴節下威力數年之間賊巢盡傾兇渠授首而前日調集之兵勇得以稍稍撤散

然就今之大勢計之殘寇猶竊餘生反側時多未靖則有不可盡撤之勢孤子者既無家可歸驍健者或挺而生變又有不能盡散之情若聚而使之坐食則長驕惰而滋事端固非

國家之利況十餘年間民力已竭幸而稍獲休息豈能復用其力以給軍食於無事之時然則處今日而欲為善全之策不傷財不累民不弛備并以開數百年富强之業者蓋非講明屯政不可夫屯政之有利無弊自古然矣三代井田之法廢惟唐府兵得寓兵於農遺意府兵壞而天下始有養兵之費後惟明之衛所頗合於唐

之府兵人各授田二十畝納租六石使之且耕且守法至良也洎乎中葉邊將得請官田自便且訓練不明僅責以納租而止於是有軍之名無軍之實而軍衞之法壞今東南數省戸口耗損大半往往有田多人少之虞勢必不能徧墾爲今之計宜籍各省民田之無主者官爲開墾籍各省未散之勇丁其願受田者每丁給田數十畝官爲相其便宜理其經界開其水利給其牛種三年之後每歲納租數石授爲永業俟經費有餘往往創築城堡倣明衞所之制爲設守備千總以訓練之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每省特設一屯田總兵而統轄於提督

如此則江淮數千里要害之地布置聯絡隱然有指臂之勢一旦有警人人各自爲守無復鬻者潰逃故習行之有效則推之而閩浙而湖廣而山東河南莫不循是行之此制一定國無轉運之費而縣獲勝兵民無供給之勞而藉資扞禦營伍不以屯聚而滋他釁地方不以備弱而召他虞又以位置此無業之勇丁而爲天下多墾數十百萬之田則每歲增天下之穀無慮數十百萬石所入之租兼足以贍國用

國家數百年富強之業實基於此至其經費之所出則暫借帑金一歲於以措理而有餘方今兵事漸蕆而帑

金未遽停者。正以勇丁未能盡散也。誠假一歲所入。以為斯民建不世之利。一歲之後。勇丁各業其業。而釐金可以漸裁。此乃兩得之術。卽明告四方而行之。奚不可者。或曰。今之勇丁。習於酣豢。儻募之而不應。則奈何。曰。凡事之集。難乎其始。是在勸其為倡者而已。勸之奈何。凡勇丁之始應募者。其授之田。必肥以廣。給之資與籽種。必厚以倍。俾勇丁慕耕種之利。勢將奔走而歸之。萬一勇丁應募者少。則相機漸散勇丁。而別募游民以授田。暇則以兵法部勒之。何患屯田之不廣歟。雖然。天下事莫亟於人才。更願於道府州縣中。無論在任候補。令

各條陳屯務利病。取其言之洞中窾要。斟酌時宜者。召之面詢得失。擇其才可用者。委以綜理屯務。又於行事之際。察其能否。而專其責成。則異才必出。而實政可興矣。

治捻寇

自來制寇之術。在任將。而治捻之道。在任吏。昔日之治捻。宜先任吏而後任將。當今之治捻。宜先任將而後任吏。方捻寇之初起也。不過饑窮烏合之徒。所至遮略剽殺。過城寨不攻。遇大軍則走。斯時得一驍將。屬以勁兵。雖數十百萬之衆。立可摧散。然今日散爲民。明日復起

爲捻矣。卽擊其衆而盡滅之。而深惡民之弄兵者。復援匪以起。蓋捻寇之難治在此。此其故何哉。山東河南皖省吏治疲玩已久。民貧俗悍。習於爲非。善撫之則皆民也。不善撫之。則皆捻也。故絕捻之源。首在吏治。昔龔遂守渤海而務民復業。張陵守廣陵而劇盜乞降。

本朝乾隆季年。黔楚苗匪蠢動。福文襄王以天下全力臨之。迄於無功以沒。傅鼐一同知耳。用鵰剿之法。卒以平苗。此其已事可見。故曰先任吏而後成。將今之治捻也。則不然。凡兇頑狡悍之民。獮薙略盡。其漏網捕獲者。不過一二桀黠之徒。爲之渠率。誑誘驅脅。以與王師遌。

不幸使之一再得志猋忽慓悍幾類流寇語曰涓涓不
塞將爲江河今已不啻涓涓矣然及今治之猶可圖也
圖之之機宜檄直隸山東河南督撫堅壁淸野謹守封
略各以其兵策應節下以大軍蹙之分遣諸將或截擊
或迎擊或斷其道或擣其堅或襲其輜重或披其形勢
或攻其無備或散其脅從彼一二兇渠之首旦夕可致
麾下復責各省之吏捕餘孼安反側撫創痍則捻寇之
蹤跡一舉蕩盡然後澄淸吏治永杜復起之漸故曰先
任將而後任吏雖然論今之所以平捻者豈更無當務
之策乎哉禍成蕭牆遙揣事機而略舉其要則有四一

曰汰冗營夫捻所以旋滅旋熾者豈不以大軍乏犄角之援各路鮮堵截之兵乎兵少援絕而郡帥以孤軍疲於奔命豈不以冗營爲之累乎何則北方之號能戰者張曜陳國瑞二人耳其他屯戍諸軍支餉非不廣也覈其額則十人不能三數人又未必可用委員以數百計類多歌呼飲博以待奬敘其保舉之優薪水之費倍於他處故凡遊河南者率視爲牟榮利之捷徑數年以來未見其能殺一賊克一寨也今欲汰此諸軍當自汰冗員淸浮額始誠節此諸軍之餉可益精兵一二萬復選健將部勒之則大軍多犄角之助各路奏堵截之效矣

一曰用鐵騎.嘗聞賊所憚者.在南有水師.在北惟鐵騎.此實地勢使然.曩者大軍在光固間.因山谷沮澤.礙於馳驟.以致失利.今賊已離其巢穴.而突齊魯豫燕之境.此皆平原曠野.非衝逐不為功.宜廣調勁騎.每與賊遇.縱騎蹂之.賊雖眾.可殲也.或曰.然則賊避我而入山谷沮澤則奈何.曰.以騎兵列守要道.勿與之戰.數月以後.彼食將盡.於是廣設方略.誘其支黨.俟其稍懈.則步兵蹈瑕而入.犂擣其巢.而以騎兵擒斬其逋竄者.此必勝之術也.一曰離逆黨.今闖賊渠悍者.併力拒我.故其勢強.然彼非有骨肉之親也.非能一心協力而永無猜貳

也。誠宜察賊渠之可降者。遣閒招之。非誠納其降也。特使內相疑忌腹心自潰。然後勢分力弱而不至爲大患。否則恐其中有雄桀者。一旦魁其曹而併其眾。將不可復制矣。一曰招降附。夫賊中渠魁。皆必死之寇。固決不肯就降。

國家亦決無赦之之理。赦之亦必爲變。若其餘固脅從耳。詿誤耳。急之則爲賊死。赦之則可以散其黨而孤其勢。此易見者也。且招降之所以不易言者。懲其詐也。懲其降而復判也。詐不詐。明者能辨之。其詐也。暫羈縻之。乘其懈擊之。雖殲之可也。其非詐也。則固納之矣。猶慮

其叛也歸其老弱籍其強壯者分隸各營以古者以一隸五之法治之其不從也廉得其爲首者誅之可也此所謂以剿爲體而以撫互施爲用者也昔王陽明先先平江西賊或先使人招撫俟其往來猶豫爭論不決之間乘間急擊或令人說其酋長詣營至則徑置之獄而興兵擊滅其巢功甚神速而又不留餘患今之以撫爲剿亦當如是而已凡此四者皆福成遙爲臆度之辭又所居僻遠傳聞未必實恐今事勢已有變更者福成姑就數月前之聞見略道其梗概如此伏惟採擇而用之幸甚

澄吏治。

欲舉天下創殘疲敝之民而致之休和。曷先乎。曰。先之州縣。今州縣有大弊二。曰捐班廣也。門丁橫也。有大要一。曰考課行也。二弊不去。一要不審。雖伊葛不治。今之由捐例進者。推其本意。不過以官爲市而已。夫至以官爲市。則剝民以自奉。損國以肥己。固其所也。若曰姑試之職。待其有過。大吏按劾而罷之。是以土地人民爲壘吏嘗試之具也。縱使旋用旋汰。而官終不得其人。其弊也與無官等。今之病之者。不得已而用考試以困之。又非正本清源之道也。彼以捐進。庸陋固非其咎。若納其

貲而考黜之。是欺天下以罔利也。考而仍用。謀國之道。不當用此具文也。是故與其考之於後。不若停之於前。或曰。然則當如國用不足何。曰。國用之足不足。不在捐例之行不行。而在制用者之權其出入。且今之捐例益廣。而國用益虧者。何也。天下多一貪污之吏。卽多無窮失業之民。以致嘯聚而爲變。比其剪除。而縻餉已鉅萬矣。又或虧損公項。動以萬計。逾其所捐數倍。各省試用之員。往往人浮於缺。大吏曲爲調劑。輒授以無足重輕之事。其薪水之費。固已不貲。然則捐例雖若於國用有濟。實乃贏於此而絀於彼耳。稽之治道旣如彼。籌之國

計又如此。是又何苦而不罷之哉。伏望奏減捐例以爲停捐之漸。權定限制。捐雜職。許實任。捐正印。止虛銜。雜職中能稱職者。亦許隨例升轉。其前已捐而在官者。亦嚴爲考察而去留之。一二年後。軍務稍平。度支稍足。然後決然停止。若其濟國用之方。又在制祿田以代俸廉。每歲節俸廉以供縣官。計其所贏。當不減捐例所得。其說固略具於開墾之篇矣。或謂今之正途。大抵不曉世務。而操守不愈於捐班。甚或一莅職任。亦有以受賕聞者。曰。是則然矣。前論徵辟與科舉並行。蓋欲以振興人才。轉移士習。未嘗無以救正途之敝也。安得以正途之

儆.遂謂捐班不當止哉.若夫門丁之設.尤爲州縣巨蠹.今州縣官一莅任.則僮僕什伯爲羣.無不褕衣甘食.肆爲姦偷.其舉財賦獄訟而悉歸之者.名曰門丁.自丞尉雜職.皆仰鼻息而食.把持誕謾.玩其官於股掌之上.官或之死不悟.或自慰曰.彼權固重於我.我雖智者無如何也.噫.是猶布荊棘於門.張網羅於要道.而私憂其出入之不便我也.試問羅網荊棘.誰設之哉.推其設此大端有二.其媮者不事事.則舉官事盡委之.可以安而尸厥職.其尤不肖者.倚爲姦利.外使張其爪牙.而內實與爲首尾.一旦發露.則託門丁爲解.而已可以免於戾.積習

相循末流益甚雖稍有智識者亦狃於俗例而不敢廢且每赴一缺則上官之薦紛然四至彼屬吏安敢不遵今胡不取各省之案牘閱之凡州縣被民控愬者大率多以門丁爲辭則其橫可得而知也宜嚴禁兩司以下毋得以門丁爲薦州縣毋得輒用用而被控者該丁以法論官罷黜著爲令又嘗論之漢郡縣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故能相倚如左右手今吏之以書吏吏習猾官孤益無恃似宜漸復古制令州縣得辟士之賢者爲吏優其禮而以次升諸朝即不能爲此宜且仿古三老孝弟之制鄉舉其賢能以賓禮禮之

使為教化之倡．而任以保甲之事．則催租捕盜之吏．可以不至鄉里．張官置吏．所以為民．又安取此闒茸委瑣之輩．與之共天下哉．二弊既去．乃嚴考課．考課之行於州縣．始在慎其選．繼在養其廉．究在盡其才．三者備而後考課之法．不勞而立．今州縣選補．吏部拘之以資格．大府私之以愛憎．不能為地擇人久矣．輭美巧滑．工於趨避者．則舉世以為明白公事．其翹然名能吏．通省不一二數者．雖凡事勤敏．往往可觀．至於利源所在．征取無藝．亦不後於他人．倘安望其撫循民瘼．變化風俗哉．今宜先擇悃愊無華．有實心及民者．畀之縣．有幹略者

次之然其要在兩司得人兩司得人則州縣得人矣雖然州縣之俸廉大者無過千兩而所謂雜款陋規及幕友修脯與一切辦公費奚翅倍蓰如是而欲其不妄取於民不可得也州縣無清廉之操而欲其公且愼明且勤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如嚴飭司道以下革陋規除雜派限幕友修脯之制其辦公費令各縣籌經費之羨漸置公田俾長民者不拮据於財用而州縣始有清廉之吏然尤不可不盡其才也今郡守權不敵漢縣令縣令權不敵漢戸賊曹縣令自笞杖以上不能專決動須關白上官其究也上下以空文相束雖賢者亦奉法救

過之不贍。而不肖者反得以容其弊。又或以燕齊之人仕滇黔。甌閩之人仕秦隴。語言不諳。土風人情不悉。子身萬里之外。歎息而思歸。甚者疾病攻之。何安望其能修職業哉。比其稍習而安之。則遷調而去矣。候補之員委署一缺。常者一年。暫者數月。又有權缺之肥瘠。不時更代。雖授實缺者留不遣。而故使無缺者代之。名爲調劑。授受之際。交代糾結難淸。黠吏因緣舞弊。官知任事之不久。往往於數月中肆爲掊克。以蓄數歲代缺之費。上下苟媮。豈不甚哉。今欲整飭吏治。莫如盡州縣之才。欲盡州縣之才。則必重其職任。滌去煩文。務持大體。又

爲奏明定例。凡五品以下任外任者。越省無過三千里。任實缺者。倘無大故。必滿任。試用之員。非稔其才勿遣。遣之而能舉其職。勿遽撤。如是始可以盡其才矣。愼其選。養其廉。盡其才。三者無一闕。然後舉當今要務責之。任其所爲。而徐考其成。卓異者不次優擢以風厲之。且宜倣有明及

國初舊制。內轉爲御史及部曹。其闒茸贓汚者。懲之。勿貸。考課之行於州縣者如此。而又無捐班以參之。門丁以蔽之。則賢才孰不勸。不肖孰不誡。吏治蒸蒸。百廢具舉。凡所以復創痍爲富庶。化彫敝爲敦樸者。不外是矣。

厚民生

國朝兵制自京都滿蒙漢八旗及各行省要地屯駐旗營之外則有綠營分隸督撫河漕及水陸提鎮各標爲額至六十餘萬人約支俸餉二千萬兩去天下歲入之半遷流既久積習益深乾隆以後日形窳敝雖疊降

明旨飭所司實力整頓而地廣勢散頗難著效嘉慶年間蕩平教匪已大半仗川勇之力咸豐初年粵寇披猖所至無不摧靡節下深鑒綠營之不足恃於是倡募鄉勇以戚元敬氏束伍法部勒之久之皆精練無敵各行省亦漸仿效之而湖南勇營之旌旗幾徧海內最後傳

其規制。別募淮勇。而淮軍復興用。此誅鋤羣孽。轉危爲安。然十餘年來。用饟無算。所以能措持全局。彌縫闕乏者。則東南數省。抽收百貨釐金之功也。向使舍此一孔。其何以饋數十萬嗷嗷待食之軍而遏方張之寇燄。然則天下當有事之時。國計之不能不藉資於釐金者。勢也。雖然。昔之創爲此法。不過濟變一時而已。若軍事稍紓。循是不革。非所以厚民生而培元氣也。今巨患削平。跳梁之寇。非復前日比。似可斟酌盈虛。先減釐金。漸減漸少。以至於盡裁。蘄以濯痍噓枯。稍蘇民困。夫釐金每百分而取其一。征諸商者。似不爲多。然以禍成所親見

者論之。即如江北淮揚等處。自江甯藩司所設釐局外。有漕捐。河捐。撫捐。糧臺捐。及清淮籌防。各府籌防。各縣鎭團練之捐。收數混殽。各目詭寄。三四百里閒。卡局不下數十。是殆征其十之二也。而吏役之勒捐。司事之需索不與焉。彼爲商者工於牟利。則仍昂其價於貨物。而小民之生計日蹙。且今日之能倚釐金爲巨餉者。以前日未始有釐金也。若上下既視爲定額。則將有必不可少之經費。待之以濟。加以官吏侵蠹其中。法久弊生。此法即爲徒設。一旦復有猝然意外之變。將籌何款以應之。故減之裁之。所以爲異日緩急計也。然今之所以決

不能裁者何也閩粤殘寇尙未殄滅兼以羣捻縱橫苗回煽亂凡諸勇營之得力者方且徵調四出奔命不遑是饟項有不可減之勢即釐金有不能裁之勢即使諸寇漸平而彈壓土匪鎭守邊陲亦非勇營不可然則釐金終不能去乎竊謂勇營之所以不能撤者以綠營之不足恃也綠營不足恃而兵額仍未稍減坐糜二千萬金之歲餉病民病國莫此爲甚乃計臣樞臣未嘗籌及疆吏言官未有論列者則或牽於舊制不可改之說或昏於中外之利弊也節下拳拳於愛民憂國既已洞晰其原矣似宜於此時建議將减天下綠營十分之四可

省歲餉八百萬金以養勇營即可先減天下釐金十分之六蓋各省要害之地既有得力勇營塡紮疲弱之兵不妨汰遣所留六成以供守汛護餉解犯之用可敷分布汰兵如有可用或撥歸屯田或招入勇營亦尙不至窮餓一轉移閒而國用不耗商民不困蓋食之者寡則用之者舒大學生財之大道易之所謂以美利利天下書之所謂利用厚生不外是也抑或別有遠圖必暫假釐金爲區畫此乃與福成屯田之議相合然當明定限制布告四方以一年二年爲度截然不稍延緩始無流弊夫用釐金以興屯政數年之後屯田畢興兵餉大減

而釐金固可盡裁也。興一利。除一弊。二者交相爲用。又在斷而行之耳。

籌海防

方今中外之勢。古今之變局也。推其所以啟之者。有天事。有人事。古者九州之內。各殊土而異宜。有隔數百里不相通者。然而天地之風氣。日久漸開。山川之徑途。習行則便。自秦一天下。至漢而收滇粵。置河西。至唐而通回紇。定天竺。至元而服俄羅斯。取西域。恢拓可謂極廣。寖尋迄於今日。西洋諸國。航海通商。凡歐羅巴亞墨利加數十國之人。頡頏並至乎中國。而以英吉利俄羅斯

佛蘭西米利堅四國爲最强。於是地球幾無不通之國。是其所以然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西人之始至也。非敢睥睨中國也。曩者禁煙之役。既以發之。驟而啟釁。釁作矣。彼猶懼天威之不測。未敢狡焉以逞也。忽而罷兵弛禁。且償其貨以驕之。繼而倏戰倏和。茫無成議。以致戰則喪師。和則辱國。於是中國之情實歷歷在西人之目。索地索幣之師。紛然狎至。而粵寇乘之以起。洎乎庚申之歲。遂敢合從內向。直犯

京師。既不獲已而講解以罷。而中外之大防裂矣。是其所以然者。人也。不可盡委之天也。居今之世。事之在天

者宜有術以處之然後不爲氣數所窮事之在人者必有術以挽之然後不爲鄰敵所侮竊嘗默審乎天時人事之交其道歷久不敝者要在知和之不可常恃一日勿弛其防而已防之之策有體有用言其體則必修政刑厚風俗植賢才變舊法袪積弊養民練兵通商惠工俾中興之治業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故態以螫我中國言其用則籌之不可不豫也籌之豫而確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奪其所長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長有二一則火器猛利也一則輪船飛駛也我之將士聞是二者輒有談虎色變之懼數十年來瞠

目束手甘受强敵之侵陵而不能禦不知西人貪利彼之利器可購而得也西人好自炫所長彼之技藝可學而能也爲今之計宜籌專款廣設巨廠多購西洋製器之器聘西人爲教習遴募巧匠精習製造槍礮之法特選勁隊勤演施放槍礮之法又仿俄人國子監讀書之例招後生之敏慧者俾適各國習其語言文字攷其學問機器其傑出者旌以爵賞兼仿造火輪船數十艘平居則以運漕移衞所各官及漕標之兵以隸之既以護運漕糧實以練習海道暇則兼操戰法若是則彼之所長我皆奪而用之矣世之議者或憤中國積弱以效法

西人爲恥不知工之巧器之良乃造化日闢之靈機非西人所得而私也夫巫臣教吳以弱楚國武靈胡服而滅中山安知中國人之才力不能駕而上之乎若夫乘彼所短則有合併之說有分離之說有牽制之說何謂合併曩者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我防粵則彼攻閩我備浙則彼擾遍北援師調集而彼又直指天津矣此中國所以憊也纔千斤之炭於通衢人皆望而畏之分爲千百處則一熄而無餘燄苟扼其要則每省所注意者不過一二口又恐其力不厚則以福建益廣東以浙江益江蘇以奉天山東益直隸一切兵權餉權用人之權皆

界之督師大臣彼數萬里遠來兵不眾而糧不繼一不得勢則心孤而氣餒矣此分者合之之效也何謂分離夫英法俄美四國勢均力敵其先皆有仇隙非能始終輯睦也昔英吉利之初發難也俄有可聯之勢美有效順之情中國非但漠焉置之抑且驅之激之使協以謀我聞英人之攻廣州强摟法美二國道入大沽則俄法美三國皆從三國非有大憾於我也蓋知我之無可助而實可侮也誠能於發難之始察諸國之無惡意者先啗以微利而退之或竟密與聯結俾為我助如是庶足披敵之黨屆時必有顯為排解者有隱為阻止者此合

者離之之效也。何謂牽制。今各國來者日益多。則各口之商務日益盛。倘一國有釁。則告各國以商務停止。當由啟釁之國償其利。又如英國有釁。則先以貿易之停止。諭其商民。法國有釁。則先以教民之不能安居中國。諭其教民。彼商民教民必不願也。而我仍默示懷柔。動其慕戀如此。則歸曲於敵。使之彼此怨尤。上下乖違。其勢不順而謀必敗。此以各國牽制一國。以商民教民牽制彼國之效也。夫既奪其所長。又乘其所短。二者雖未足以盡海防之至計。而所可豫籌者。要不離乎此。若夫伐謀伐交之策。練兵練將之方。其措注於臨事者。本無

定形。又非可豫爲揣度矣。

挽時變

自泰西諸國立約以來。大抵於中國有利有害。利則通有無以裕稅餉。得利器以勦強寇。此中國之大益也。害則洋煙不禁。漸染日廣。傳教通行。許其保護。此中國之大損也。竊嘗較其輕重。要其始終。則所謂益者什一二。損者什八九。其利害之不能相抵也明甚。蓋洋煙盛則撓我養民之權。洋教行。則撓我教民之權。教養無所施。而國不可爲國矣。此時局之變之尤可憂者也。雖然。和約一定。往往數十年不改。自非國勢日張。事機絕順。無

從輕議更張。居今日而論洋煙洋教。苟不知時變而嚴絕之。勢所格也。若默揆時變而善挽之。事所急也。今天下自衣冠至於負販。見困於洋煙者。不啻五人而一。是舉天下之人而廢其五之一也。而民之趨之者。尚無窮期。一染其癮。終身難去。且嗜之者亦自不願去。洋人亦此鴆毒於中國。弱人精力。錮人神志。其害過於洪水猛獸遠甚。然而持不禁之說者。曰恐擾民也。挑釁也。不知嚴禁吾民。乃中國自主之權。不必如曩者焚煙之舉也。法寬而簡則易行。不必如曩者斬決之罪也。治其源者。在絕中國人之嗜。嗜之無人。彼之煙自無所售。而來者

益寡矣。且今中國之嗜洋煙者。非其性之本然。其弊在不知諱病。而視爲適俗便身之具也。則莫如厲之以恥。而止之以漸。夫天下風氣之所成。恆在仕宦衣冠之地。欲民之改舊習。而不先於其所慕效。未有能改者也。誠宜奏定條例。凡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嗜洋煙者勒致仕。不改則永不起用。每屆京察及大計。書之於考爲課殿最之準的。其各官幕友。各局紳董及書吏等。犯者輒黜之。不黜而舉發。坐其官以降級處分。凡士子之應州縣試者。責廩生保之。始許投考。諸生之應科舉者。令學官察犯者停考。能改者錄之。有司巡行閭里。見有設館誘

人與嗜煙者。枷示於市。屢犯者屢枷示焉。凡此皆所以示民恥辱之端。使之知至可賤惡者莫洋煙若也。況人情所憚。在妨其進取之路。而阻其衣食之源。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所行至約。而處之甚寬。使民自漸摩祓濯而改其習。天下少一嗜煙之人。即多一有用之人。天下少一購煙之費。即少一販煙之利。彼洋人將爽然自退。即中國種罌粟之區。亦且漸化爲黍稷桑麻之地矣。抑又思洋煙之入口者。雖暫難明禁。不妨援西國重榷煙酒之例。酌加十倍稅釐。非特可濟要餉。且使民憚其價之昂。則嗜之者漸減。是又不禁之禁也。至於洋人

傳教。載在和約。中國既有保護之條矣。然彼所謂天主教者。慣以微利啗我愚氓。一入教中。卽爲之致死而不悔。教士動輒干預訟事。偏護教民。挾制州縣。而應之者或失之亢激。則彼駛兵船以肆恫喝。於是自疆吏以逮州縣。凡事牽涉教堂者。莫不曲意遷就。苟求無事而止。民知未入教者。受教民之侮而無所控告。一入教。則恣橫而莫之能制。自是趨之者如水赴壑矣。然禍成欲稍遏傳教之燄者。非謂違約。乃行約也。約章謂安分傳教習教之人。不得刻待禁阻。是不安分者。理難保護矣。又謂如係中國律令之事。仍由地方官照例懲辦。是教民

犯法。治之勿貸。非教士所能干與矣。今誠多選賢公有威。明達大體之員有司。分布州縣。凡教民之倚勢犯法者懲之。教士之妄問公事者拒之。彼知入教不能求勝於平民。勢當稍沮。惟判斷公允。不違約。不刓法。宜有以折服其心。又當不動聲色。勿鼓眾民虛憍之氣以激事變。但求政平訟理。且漸擴貧民生計。毋使為饑寒所驅。則傳教者無權矣。若夫默抑教民進取之塗。似可稍參治嗜洋煙之法。而勿露其端倪。苟才智者不入其中。則天下事猶可為也。夫洋教洋煙驟入中國者。氣運之變也。斟酌情勢。默寓挽回之術者。君相之柄也。伏惟節下

出當大任力救時艱願及今日爲風俗人心計爲中國
貧弱憂以此二事聞
天子密抒遠謨通行各省畫一辦理實萬世之福
伯兄撫屛云閎議鬱發灝氣孤行尤可寶者另有一
種樸茂神味洋溢行間古文家無此宏邁策論家無
此精深

同治乙丑之夏科爾沁忠親王戰歿曹南曾文正公
奉　命督師北剿捻寇並張榜郡縣招致賢才余
上此書於寶應舟次文正一見大加獎譽邀余徑入
莫府辦事是時莫府諸賢爲劒州李榕申甫嘉興錢

應溥子密。黟程鴻詔伯尃。宣城屠楷晉卿。溆浦向師棣伯常。遵義黎庶昌蒓齋。文正語申甫曰。吾此行得一學人。他日當有造就。又謂余曰。子文長於論事。年少加功。可冀成一家言。即與伯常蒓齋同舟。互相切劘可也。厥後余從公八年。前後出入莫府共事者三十餘人。多一時賢俊。余頗得晨夕晤談。以擴見聞。充器識。皆文正提獎之力也。按求闕齋乙丑五月日記云。故友薛曉帆之子福成遞條陳約萬餘言。閱畢。嘉賞無已。余在莫府。嘗見文正手稾。近閱湖南刊本。歸入品藻一類。而訛為伯兄撫屛之名。想由校者之誤。

恐後世攷據家或生疑義故並及之辛卯九月自識

答友人論禁洋煙書 丁卯

福成白。辱惠書。以謂洋煙至今日。勢所難禁。且旣成風俗。亦自不必禁。斯言也。僕甚訝之。近有人傳足下亦染此者。僕以足下績學砥行。平日持議。與此相反。堅不之信。姑就來書之旨。一抒狂瞽之論。幸垂諒焉。大抵世風日降。而人之嗜好日多。古未聞煙可吸也。即旱煙一物。至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乃閱百餘年而有水煙矣。未幾而洋煙入中國矣。又未幾而中國膏腴之地。徧種罌粟矣。有南土西土廣土之名矣。曩者一二巨公。慭然憂世道之變。欲厲其禁而大爲之防。

未獲伸其志而顛沛以去。遂使世俗之論。謂洋煙終不可禁。當路諸君子。苟求無事而止。不知此事不禁。則養癰蓄蠱。生事之端。將有不勝言者。禁之而得其術。則轉移甚捷。實未嘗有一事。近世不惟決其防。又從而揚其波。以致洋藥之局。徧布城市。民之寶之。逾於穀帛。而其害將與宇宙相終始。且自古蠹民生敗風俗之事。曰飲。曰博。曰妓。此三者。朝悔而夕改之耳。惟洋煙之癮。能敵者百無一二。其性又足耗精血。損志氣。使君子不能勞心。使小人不能勞力。形神委頓。玩愒歲月。其下流無藉之貧民。因耗費不貲。往往寡廉鮮恥。以求足其欲。抓以

煙毯薰灼日夜銷鑠此心則其心體因之以壞五十年來洋人布此鴆毒於中國殺人之身復殺人之心其害過於洪水猛獸遠甚今天下之日趨於洋煙者如水之源源東向而無窮期也此其故由於上不之禁上不之禁則民不以爲詬病而轉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不及百年勢將胥天下而入之矣然而持不禁之說者且以爲海內之廣勢不能人人而禁之禁之不絕適以擾民不如毋禁噫此所謂處趾之顚而不敢縱步焉者也夫國家立一法豈必遽效於旦夕間哉盜賊之必誅也殺人之必死也此千古治天下之常法也然非堯舜之世則

不能使天下無盜賊無殺人之人夫自古治天下者不因之而廢其治盜賊與殺人之法也而盜賊與殺人之人卒以此而不比肩接跡於天下然則洋煙之熄亦在上之行其法耳今計天下之財耗於洋煙者每歲不下數千萬以數千萬之銀易無限之灰燼此如漏巵之不可不塞也然塞之之功不必先與洋人校而當自中國始邇年以來煙之來自外洋者半其出於中國者亦半僕謂在上者宜飭州縣嚴禁民不得種罌粟違者責里長拔之仍罰其田主與里長畝米各若干石里長舉發而先拔者即以罰田主之米畀之如是則民已難牟厚

利。而轉有所失。而治其源者。尤在絕人之嗜。嗜之無人。彼之煙自無所售。而種者益寡。即來者亦寡矣。且今之人嗜洋煙者。非其本性。弊在不相訴病。而視爲適俗怡情之具也。是當厲之以恥。而止之以漸。夫民之耳目所慕效。大率在榮富之區。與秀良之士。昔日洋煙之盛。風氣皆由此而開。爲今之計。宜由大吏舉屬官之嗜煙者。劾令致仕。每屆大計書之。於考以爲用舍。其各官幕友。各局紳董及書吏等。犯者輒黜之。凡士子之應州縣試者。責廩生保之。始許投考。諸生之應科舉者。令各學官察犯者停考。閭里中有嗜煙不戒者。里長籍其名於官。

以不清白論。其尤無賴者執之徇於市。凡此皆所以示民恥辱之端也。苟非甚不肖者。孰不速改。夫法必須苛急迫以駭民耳目。勿禁可也。今所行至約而處之甚寬。使民自漸摩洗濯而去其習。其效非可振契致者哉。盡今日洋煙之熾。在上之不禁耳。上之不禁。由下持不禁之議者多耳。僕不敏。不敢隨聲附和。足下儻有以教之。幸甚。

飭州縣禁種罌粟。邇來左文襄公及相國朝邑閻公多持此論。然其本原。尤在絕人之嗜。嗜之無人。則雖不禁。而民自不種。若禁民嗜煙一層。尙無把握。而先

禁種罌粟是適爲洋藥驅除者也轉不如暫弛此禁猶可使財不外溢觀於近年土藥日多而印度洋藥箱之進口者漸減中國銀之少漏入外洋者每歲約千餘萬兩之多蓋印度近來多種茶葉以奪華人之利而洋人亦謂中國多種罌粟以奪印人之利是以中國總以禁絕民之嗜煙爲要義若明知驟難禁絕不得已而出此弛禁種罌粟之下策亦事勢之無可如何者也 辛卯九月自識

答友人書 乙亥

薛福成白。辱惠書。知吾兄近攻輿地之學。欲攷證塞外形勢山川地名沿革。勒爲一書。以蘄達之於用。甚盛甚盛。

國朝諸老爲此學者。如嘉定錢大昕辛楣。錢塘龔自珍拱祚。平定張穆石舟。邵陽魏源默深。光澤何秋濤願船。皆各有纂述。邇者李員外鳳苞方與簫愷奉曾文正公命。方箸地球圖說。彼二子者。皆以絕人之資。覃精竭能。博稽古籍。復參以今所聞見。他日成書。必斐然可觀。足下志力勤敏。或可與二子驂靳爭先。幸努力爲之毋怠。

承詢近日洋務雲南一案漸有端倪英國公使威妥瑪在京師斷斷相爭百方恫喝固已變詐多端矣然以中外全力勉與枝梧猶可以戢厥事不佞所鰓鰓過慮者滇事雖蕆而四方之釁正未艾也方今俄人西踞伊犂東割黑龍江以北包絡外盟蒙古興安嶺綿亙二萬里周匝三垂蓄鋭覬覦法人蠶食越南取其東京以爲外府撤我滇粵之藩籬英人由印度規緬甸盡削其濱海膏腴地以闚我雲南西鄙日本雖自臺灣旋師而覬隙思逞今又有事朝鮮矣朝鮮固中國之外蔽也夫以我疆圉如是之廣而四與寇鄰譬諸厝火積薪凜然不可

終日烏虖中國不圖自强何以善其後夫今日中國之政事非成例不能行也人才非資格不能進也士大夫方儆儆焉爲無益之學以耗其日力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一聞非常之議則羣驍以爲狂拘攣粉飾靡有所屆而彼諸國則法簡令嚴其決機趨事如鷙鳥之發如是而外國日强中國日弱非偶然也皆其所自爲也今雖賢王勛臣內外夾輔僅能補苴揞持一二十年後吾輩恐未得高枕而臥也來書又謂今之自强不過摹仿他人之强誇耀他人之强與自字義相反允矣然使因惡他人之强而遂不願自强此又因噎廢食諱疾忌

醫之見也。今有數人並駕於通衢。一人行百里未息。一人望塵追逐。僅至乎中道。一人甚他人之我先。不屑碌碌隨人後。終不離故地一步。夫其僅至乎中道者。誠宜以不能爭先爲恥。然猶愈於跬步未移。而自以爲高者也。開闢之初。人與萬物偕生。所需於世者蓋寡。其後不能無以自養。不能不相往來。卽不能無爭鬭。聖人者出。於是有耒耨之教。有舟楫之利。有弧矢之威。迄於今造化之機日洩。而泰西諸國之人。研之愈精。於是有農織之機器。有火輪之舟車。有銅鐵之槍礮。時勢之相推移。雖聖人莫之能違。夫今之不能不用機器輪船槍礮。猶

神農氏之不能不制耒耨。黃帝氏之不能不作舟楫弧矢也。謂神農黃帝。於耒耨舟楫弧矢之外。無治天下之要道則不可。必謂併耒耨舟楫弧矢而廢之則惑矣。嘗謂中國人民物產風俗。甲於地球諸國。若能發憤自強。原可操鞭箠八荒之具。弊在不能刪成例以修政。破資格以求才。士大夫不肯捐除故見。務爲有用之學。其聰明才傑之士。又往往諱言洋務。僅使一二當事者區區於輪船槍礮。慕效西人。此猶見人之行百里。而勞神憊形以隨之。不能具輕車。駢駿馬。以騁長途。而遐矚千里也。大抵天道數百年小變。數千年大變。自堯舜至今世

益遠，變益甚，吾輩讀書致用，不可復爲一切成說所拘，如能會通其理，則幾矣。足下開敏善悟，嚮不錮於俗學者，故略抒所懷，以相質證。如有所見，幸以教我。冬寒惟珍衞，不宣。

上李伯相論與英使議約事宜書 丙子

宮太傅中堂鈞座昨聞梅輝立翻悔前言毅然由煙臺南下其得步進步狡獪叵測情狀昭然若揭竊思自古兩國相持必先審彼己情勢情勢瞭然而後應敵之方裕如矣方今英之富強固非中國所能敵而論天時地勢英必不願啓釁於中國者何也英雖主盟西土非一日然自俄德之交合英人惴惴自顧常有慮其吞噬歐洲之意一旦有事中華俄人必乘間長驅以闚印度德人必興兵侵併旁近小國以逼法蘭西則英之唇齒亡矣此固英之君臣所四顧躊躇者也近聞土耳其國王

爲其臣民所屨。俄人意在用兵。而英人不敢漠視香港兵船。已有調歸之信。雖未必卽確。然其不輕用兵之意則已有明徵。且威妥瑪在都商辦滇案。始以八條所允旣饜其欲。未嘗不漸就範圍。其旣允而旋翻者。梅輝立之意。蓋謂中國非劫之以勢。不能大獲所欲。故唆威使於成議之際。拂衣徑出。必待我再四挽回。然後示我以勉强應允之意。此正梅輝立之妙用也。今梅輝立已抵滬矣。度其來書。必故作決裂之語以相恫喝。我之應之不妨以距爲迎。先加駮斥。然後徐徐因勢利導。可以保其必不決裂。而轉圜必速。設令再從而將順之。羈縻之。

則彼又必憪然改轍．而大肆厥求矣．何也．彼之所欲．本無底止．彼之所謀．亦初無定衡．彼但知事窮勢迫而後言和．其和必無遺憾也．彼但知中國不見其兵船．所許必未到極至之地也．是故敵兵之來不來．不在所許之厚不厚．即令所言必允．彼以爲可劫也．而兵至轉速．必復大索於所許之外．迨無可許而至決裂．則何如斬其所許．猶有可加於兵至之後．且使彼無奢望．而收拾轉易乎．竊謂此時威使如有要挾．宜折之以理．勿稍遷就．則議和或易爲功．且威使在華數十年．近將歸國．設因此兵連禍結．牽掣大局．彼將內爲國主所尤．外爲商人

所怨。實非其所深願。彼之本計。不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欲乘此時迫脅中國。大得便利。以見好商人。爲歸老之策耳。其水師兵船遊弋各埠。呼召十數號不難立集。彼挾其伎倆。或欲一試而後快。固未可知。然則爲今之計宜如何。曰。設備而已矣。洋人之性。以强弱爲是非。昔執事在上海。獨馭西洋兵將。有鞭撻龍蛇。視若嬰兒之風。以其時有淮軍五六萬人。戰勝攻取。先聲足以懾之也。同治九年天津之案。法國兵船數號來泊。法使羅淑亞意氣驟厲。急索天津守令之頭。迨閣執事率兵數萬由陝東行。則驕氣爲之頓殺。故設防所以定和局也。或

謂設防而觸其怒。不如示不設防以速其和。不知自古兩國相持。備愈嚴則和愈速。形格勢禁。理有必然。誠宜密速調兵。節節布置。俾人心固而聲援厚。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威。敵船一到。飭我軍嚴兵以待。斯時議和。其詘伸損益之數。自與無備者迥不侔矣。謹將緊要事宜開列於後。其中有宜急籌者。有豫擬而不妨緩行者。有姑存此說以鈐制敵人者。伏惟恕其愚陋而採擇焉。一勁旅宜調也。議者或謂洋兵精悍。中國之兵。十不當一。則調兵與不調同。不知調兵而謂必勝者非也。調兵而蓄銳勿動。藉以張軍聲。固民志。彼之要挾。亦當稍減。此必

然之理也且洋兵恃其船礮最利攻堅若戰於曠野豈能操必勝之券昔英軍法軍助剿粵賊屢挫衂而亡其將矣淮軍以槍礮剿流寇不甚得力至用長牆圈制而始滅之蓋野戰不專倚火攻也今誠厚集兵力自大沽接於津郡自津郡接於通州分段設營萬一用武則大沽之勢不孤而迎敵之兵相續彼涉海遠來兵數不多且無後繼是已居可勝不可挫之勢聞我兵力既厚則必孤而意怯矣直隸自周盛傳一軍以外各鎮練軍抽調七成隊伍可得五千人此外河南宋慶一軍剿捻剿回百戰以成健旅今聞有遣撤之議惜小費而棄遠圖

甚非計也亟宜咨請暫停遣撤山西樹字六營久經訓練此二軍者似須奏請

諭旨作爲河南山西所遣拱衛畿甸之師其月餉仍由兩省源源運給濟甯銘軍全部萬人亦宜飛調北來如此則兵力稍厚不至爲狡寇所乘矣一餉項宜裕也曩者西師遠邁特發部帑二百萬兩分作四批運解所以重邊防勵軍心也今若京畿有警則腹心之患百倍新疆似宜奏請

朝廷權其輕重暫緩批解以觀形勢如英事就緒固當陸續解往以符原議否則宜移緩就急以顧根本撥諸

左相公忠體國之心當必謂然又西征軍數洋人莫測
其眾寡且知其久練戰事萬一海疆有急似可奏請明
降
諭旨俾左相盡率所部剋期東指仍密屬撥兵勿動以
待消息洋人一聞此音慮中國之無意於和也則求成
必速而西軍不至擧動矣此亦虛實相濟之權伐謀之
先幾也一密告各省設防也夫京師者天下之首也宜
以全力護之沿海沿江各行省者天下之支體也宜各
自以其兵力守之然以中國海疆之廣洋人船礟之捷
且利又無鐵甲船鐵礟臺以禦之其不能處處設守也

明矣今宜令各省酌量兵力擇要設防力所不逮者准令官民遷避讓以空城彼航海遠來人數無多不敢深入腹地所占不過一二城又與吾民齟齬動多疑懼夫耗兵費以守空城猶獲石田也而各口貿易爲之停罷則彼所損甚鉅久必廢然退矣昔年海疆有事必欲處處設守一城偶失先自震驚以至張皇失措受制洋人由不知此術故耳一團練宜倡也英人若僅以兵船數號來泊固無事於團練萬一志在必戰調兵不敷堵禦則號召團勇其急務矣往者粤寇之變各省團練雖或奮績一時終以潰散不振而今謂其可用者何也蓋粤

寇人衆而勢盛。利攻散。不利攻整。洋人兵少而器精。利攻堅。不利攻散。彼團勇散居鄉里。攻不勝攻。以洋人之所嚮無前。而粵東三元里之役。大爲團練所困。殆不過以多制少。以散制整耳。咸豐三年。天津縣令謝子澄號召團衆與獵鳥槍手。摧折粵寇十萬之衆。此又團練可用之明證。誠令密爲布置。數萬之衆。一呼可集。可以廣張疑軍。出奇掩襲。亦救急之一大助也。一滇案本末。宜布告各國使臣也。中國於馬嘉里一案。特發重臣。爲之輯兇。爲之議卹。可謂鄭重周至。乃威使播弄其間。欲坐我以指使之名。中國若不亟自剖白。方且受英國君臣

之怨。方且被各國商民之謗。方且爲地球萬國所不右。今宜歷敘滇案顛末。揭明曲直之理。且威使自辦滇案以來。始則多方禁阻。不許詳告各使。繼則百端要挾。不使及時議結。宜將此兩層反覆詳述。咨明各國駐京公使。請其秉公評論。仍密飭江海關馮道。轉屬稅務司。徧刻各國各埠新聞紙中。作爲中國商民之言。彼都議院。非無公論。久必有據理以譏威使者。如此則所費無幾。而轉移大局之機。已在其中。或謂此法雖善。恐威使因愧生怒。愈激事端。不知洋人之性。剛則吐而柔則茹。可以勢禁。不可以情感。以文文忠公之斷斷好辯。而威使

欽服至今。氣足以折之也。誠能道其隱微。洞中肯綮。彼
自畏其國人之譏彈。英之君臣。必且憬然而自悟。或亦
釜底抽薪之一術乎。一商務一條宜堅持也。威使所索
八條。英使威妥瑪所索八條一滇案前後事宜由總署
奏明請 旨宣示惋惜之意先索觀摺底再會
商入奏咨會各省徧發示諭張貼各府廳州縣一聽英
使派員赴各處查看所張示諭以兩年為期一內地有
關係英人身家案件由英使派員觀審一滇省與英緬
邊界商務兩國派員妥議章程一五年為期由英派員
駐寓重慶及雲南大理等府稽查通商事宜一補救通
商大局一節原有另議其餘正子並交之議另具節略
聲明一 欽派使臣赴英剋期啟行所有宣明惋惜
之意璽書該使先查看底文一償款由英使咨呈本
國主作惟商務尤關緊要尤其全力所注。威妥瑪所索第
六條補救通商
大局一事凡沿海沿湖沿江酌定各埠開作洋船往來
口岸訂明洋貨進口完稅時正子並交惟宜昌一口剋

期開作通商馬頭總稅務司赫德又遞威使所索第六條內另議要端其有六條一洋貨入內地華洋一律完子口稅領稅單一買洋貨時在本口內完子稅概不重征一口洋布在通商口岸通商省分概免抽釐一洋貨在通商口岸抽釐定不得過值百抽若干之章一出洋土貨准華洋一律請報單入內地購辦一通商各口設官信局歸總稅務司管理一設鑄銀官局歸總稅務司管理其餘似皆非其本意此次怫然出都故作決裂之勢蓄為洋貨免釐一事而發也然彼不專就此事措辭者何也彼欲侵我自主之權於理既為不順擅各國使臣應議之柄於情又為不公且與滇案毫無關涉究屬節外生枝威使其自知之矣故忽允忽翻以布其勢旁敲側擊以紓其忿其誣及疆臣吠及樞府怵我以所甚危也其請

覬見請提滇案逆料我所不能行也而要無非爲商務一端作引而不發之機欲使我自屈於無形甘心以釐稅全數相讓彼乃安坐而享其利吁可謂黠矣雖然釐稅一宗全允所請每歲所損於中國者將及一千萬兩淮軍西軍必從此而撤京餉協餉必從此而虧海防應辦諸務必從此而廢不數年而他案復興彼乘我之無備又議減洋稅矣斯時財匱力弱雖欲一戰不可得矣是故商務之說彼以全力爭我當以全力拒卽不得已而遂至用兵用兵不勝不過賠償兵費兵費少者數百萬多者千萬而止耳千萬之款取諸釐金一歲所入而

有餘猶愈於不戰而自困也且以每歲千萬之正款可養勁兵十餘萬誠如同治初年剿辦粵寇之時聚精會神賢才競奮則何敵不可克何功不可成哉議者又謂失之釐金可稍取償於洋藥洋藥乃無源之水也釐稅所收者百萬而民財之隱耗已數千萬矣其可恃以爲利乎今威使既將八條作爲罷論不妨舍此而別議或酌添一二口岸或另加可許者一二條所損猶輕倘彼必理前說亦當告以中國關稅之輕向爲地球各國所未有今宜增至什二以昭中外之一體以補釐稅之不足否則飭各海關道別議辦法必令相當乃已庶中國

利權猶保一二乎一請覲見請提滇案並非威使本意也洋人所重者莫如利商務一節乃其全神所注外此二者蓋料我所不能行而故以此相攪耳我視之愈重彼索之愈急就令許之中國尙無大害洋人亦無大利是許之而轉足以止之或未可知若其意在必行則提案一節可由刑部照原供審理堅勿改移至岑中丞提京之說不妨告以大員並無過犯但可驛召至京與威使面質是非萬無提訊之理中國之例雖無罪細民不得妄加呵斥豈獨大員爲然至

覲見一節同治十二年成例具在誠令盛設儀仗懾以天威彼自讐伏之不暇似無損於體制但未可輕易允許或留爲倉猝轉圜之地或藉以塞他事之要求是在斟酌於輕重之閒權衡於臨事之頃耳一俄德兩國宜速遣使臣也今日歐洲形勢俄德鴟張於東北英法虎視於西南俄軍方下基發窺印度逼土耳其英人岌岌自顧幾有儳焉不終日之勢其不能耦俱無猜也久矣明知泰西諸國種類雖殊而交涉中華則仍聯爲一氣牢不可破然速遣俄德之使收外助則不足布疑陣則有餘何則俄德乘英之多事出兵而議其後則印度必

危士耳其必亡歐東小國必斂袵而朝於俄俄德大非英人之利也誠早發使二國彼恐俄德與中國之交聯合而軋己也則顧忌多顧忌多必不敢有事於東方矣或謂値此中外多故士大夫必不願行不知以天下之大時艱之棘豈無忠義才略之士思得當以報者乎彼畏葸偷安者置之可也以上八條聊就所見拉雜書之妄蹈出位之愆謹抒愚者之慮是否有當一二伏祈采擇

六月十九日福成謹上

丁稚璜宮保云識微鑒遠洞中機宜其體 國之忱匡時之略應機之敏料敵之明超越尋常萬萬篇中

尤深切著明處直將威梅二人狡獪肺肝雕鏤出之當事者已采擇施行決有成效可觀此書既上適威妥瑪久駐煙臺誓不北上仍微露願與伯相定約之意朝廷特命伯相馳往以示牢籠伯相奏調余隨行襄理凡匝月而蕆事一切相機措注大略與此書脗合者十之七八蓋非必專用余言也謀議之僉同時勢之相迫有欲不如此而不可得者始知凡事皆有綮要當局者設施次第雖稍有先後異同固百變而不離其宗耳自識

答某觀察書 辛巳

福成白辱惠書謂南洋論球案一摺多中窾要此大惑也南洋痛駁北洋之摺同議一事者無此體例蓋朝廷但使議球案非使并議北洋之摺也其全疏逐段看去近似有理迨合前後文觀之則自相矛盾者甚多彼謂北洋支展之法日人未必不知知之必附俄與我爲難是其意在速結球案也既欲速結球案必如總理衙門所議以全予之而後可而彼又知改約不宜牽涉既不改約日人其聽我速結球案乎此等兩歧空議議如不議耳無論半年以來未見日人附俄與我爲難且

北洋之意。蓋因總理衙門允許在先。而改約實不可行。南島實不可收。又適值俄事未了。若不峻辭拒絕。恐於俄人之外。多樹一敵。故欲於此數月內。暫行支展之法以羈縻之。舍此別無良策也。彼云北洋未將利害權衡輕重。則其意謂必許改約。必收南島矣。然其後段又有中國如獲石田等語。其結束辦法。竟與北洋相同。既隱襲北洋辦法。而其前之痛加翻駁。更無謂矣。此由中無定見。任意立說。而忘其自相矛盾也。洋務瞬息千變。不可執一而論。當琉球初廢時。中國欲與日本理論。深以不得收場爲慮。蓋自揣無力用兵。又恐於顏面有損。故

前歲託格蘭忒調停無非為收場起見乃日人飾辭延宕。終無成議。此我不欲支展。而日人利於支展者也。既而中國因俄事方殷。陳師鞠旅。有不憚用武之意。聲勢稍張。球案已閣置三年。即暫不理論。亦無所損。況總理衙門又適有願收南島。與許內地通商之議。若必速結。勢難驟改成約。無論球王不釋。球祀難復。徒為日人分謗。而仍未見收場。且雖似有收場。而不如無收場遠甚。得此不毛之地。棄之不可。守之不易。此其自遺後累。而永無收場。必更有甚於今日者。日人乘俄約未定。恫喝迫促。求饜所欲。此我利於支展。而日人不願支展者也。

今俄約既定。中國勢居上風。日本財匱兵寡。民心不靖。其不敢啟釁於我。無智愚皆知之。萬一啟釁。而其強弱與俄相較。奚啻霄壤。中國亦尙足制之。況中國積習。一旦無事。則上下泄沓成風。留此敵國外患。以爲修武備。購利器。儲人才之具。大局不爲無益。假令日人此時必欲改約。必令退出全球。然後以均霑一條與之。較之總理衙門原議。所得已多。非支展何以致此。若使不釋球王。不讓球地。則中國亦始終不許以改約。猶可保全內地之利。此其與徇總理衙門初議。自失內利。又冒不韙之名。守荒瘠之土。自致進退兩難。貽累無窮者。相去遠

矣。總理衙門不知此義。故始終辦理未愜人意。南洋更不知此義。其詖辭邪說。最足搖惑人心。不得不辭而闢之。以當面談。維順時珍重不宣。

上李伯相論援救越南事宜書 癸未

宮太傅伯中堂鈞座。敬送旌麾。瞬逾一月。伏維禮祺康泰。永卜佳城。大事已終。渥膺
眷倚。曷任企慕。昨聞越南事急。
朝命督師往援。未審如何定議。竊思法越搆釁。法使寶海已有分界保護之議。而法廷忽翻成約。決計濟師。我出使大臣來電。與寶海來言。皆謂一二宵小之謀。非其通國之公議。法廷亦必不肯以全力圖越。苟知中國志在必爭。自當返而變計。此固理勢之必然者。儻中國竟置勿理。彼一二宵小。必自鳴得計。益肆鴟張。我雖不願

決裂務存退讓彼且得步進步終迫我以不得不決裂之勢自莫如先示以不能退讓張我虛聲俾彼之議院猶豫而不敢定謀彼之紳商疑沮而不肯集餉未始非釜底抽薪之良法也然福成愚以爲當如前此鈞議薦劉軍門銘傳率萬餘人前往已足伐敵謀而壯聲威中堂宜早還北洋或暫駐南北洋適中扼要之地調兵選將兼籌全局

廟堂既便於諮詢各使亦可來會議較之局於一隅偏主一事者相去遠矣

廷議或又以鈞座威望最隆方略最廣呼應最靈姑借

此一行以奉制法廷之議。冀如煙臺約事之速了。誠能一勞永逸。豈不甚善。惟既圖大舉。後難爲繼。究係孤注。設彼未遽就範。則曠日持久。騦難轉圜。亦非長計。此事關係至鉅。似宜爲

朝廷切實言之。不必稍避嫌疑也。一得之愚。謹陳大略如左。一請薦劉軍門銘傳爲督辦也。劉軍門在諸將中。韜略優長。聲望夙著。惟退居有年。恐其無意出山。似宜密請

朝廷優以禮數。假以事權。馳往前敵。總統諸軍。相機援越。其智略氣概。必可讋服遠人。所有分駐南北洋之銘

軍。皆其舊部。若南北洋各撥十數營。尙於防務無損。萬一有警。不妨臨時補募。且我軍雖往救越。而法使駐京者自若也。法商在各埠通商者自若也。則並無決裂之形。南北洋各口。乃各國通商之公埠。法人必不遽圖侵犯。即有戰事。亦僅在越地而已。夫以劉軍門之才。與銘軍之習戰。且得滇粵官軍爲之援應。而法兵不過一二千。又在山險箐密崎嶇之地。火器不甚得力。揆諸衆寡之勢。未必彼勝我負。法人心孤氣餒。當可設辭講解。似不至驟出於戰也。一規畫全局不可惜鉅費也。中國徵兵遣將。本意實不在戰。然一動大衆。則弁勇之運送有

費。糧械之轉移有費。將士之犒賞與一切雜用有費。或者以虛糜帑項而惜之。不知所籌在天下大計得失之機。有不可以數計者。昔英人之救土耳其也。廣調戰艦。進泊黑海。而俄約以成。俄人議伊犁之約。多遣師船屯駐海參崴等處。迨和局既定。然後徐退。蓋凡兩國交涉。虛實之機。互相爲用。欲求實事之無損。不能不藉虛聲。而欲播虛聲。仍當課之實事。以西人消息甚靈。虛聲固無倖獲之理也。且非特此也。方今各國皆擲數千萬億之鉅費。治火器。造鐵艦。習技巧。無稍顧惜。而究之實有戰事者。或數十年不一覯。然使因其不用而不爲。則其

國必危且弱。而其終也。轉不能不出乎戰。殆亦時勢使然。雖聖人不能違也。今如添調萬餘人援越。除正餉因其原額。無庸重籌外。所有轉運賞犒及雜用各費。似可核定歲需若干。奏明由部撥款。毋使闕乏。若謂其本不出於戰而多此一舉。稍存顧惜之意。恐所失不僅什伯於此者已也。一兵輪船宜酌調也。此次中國出師。原不過廣張聲勢而論。聲勢之壯盛。兵輪一號。可抵陸軍一二營。兵輪雖遠涉重洋用煤而外。尚無大費。若陸軍往返跋涉。其費不啻倍蓰。故多調陸軍。不若多調兵輪之費省而威壯也。雖中國兵輪尚單。各守其地。未能多調。

然兵輪本貴變動不居。涉歷風濤以資操練。乃足化呆著爲活著。今由船政派往廉瓊洋面巡防者。既有濟安飛雲兩船。此外如北洋之揚威超勇威遠鎮海四船。似尙可抽調一二。江南之靖遠澄慶登瀛洲測海威靖馭遠六船。尙可抽調二三。浙江之元凱超武兩船。尙可抽調其一。福建之伏波振威藝新福星揚武五船。尙可抽調其二。如此則兵輪已近十號。再輔以廣東善後局之小兵輪。遴派水師統將。前往督率。與吳軍門全美會同操防。梭巡粵越洋面。在各省偶爾借撥。斷不因暫少一二船而有損防務。而越事之藉其聲勢。則可與萬人之

陸軍相等.亦且相輔並行.固事半功倍之策也.至定遠鐵甲船.本有三月來華之信.似宜電催.以免再有稽延.國家不惜鉅帑.購此利器.正須及時而用.不可失也.一宜籌定駐營之地.與進兵之路也.今援越之兵.除廣東雲南諸軍.各由陸路出關外.如再派大枝勁旅.則陸路之艱阻.與海道之便捷.其勞逸相去.奚啻十倍.昔漢伏波將軍馬援南征交阯.由合浦緣海而進.大功以成.厥後水軍入交.皆用此道.誠以廉州北海一口.形勢穩便.海道順利.駛往越南各海口.皆不過一二日海程.必以此爲會師之地也.竊謂宜就廉州北海.擇地駐軍.定爲

老營輔以水師聲威益壯然後相機進止必有不戰屈人之威至由海入越之塗當以海防之桃山一口爲最扼要然有法軍駐泊恐啟釁端此外則有安陽海口塗山海口多漁海口太平海口望瀛海口神符海口皆係北圻要隘處處可以登岸是宜臨時審酌非可豫爲遙度也一強敵之隱情宜審明也方今法國議院分黨角勝莫適爲主其持議欲吞全越與意在適可而止者衆寡之數本無懸殊特彼素料中國不尙遠略姑爲此舉以相嘗試不過一二桀黠無賴不顧大局者主之然通國上下隱謀仍在養精蓄銳報德之仇備德之患而不

願倣其力於遠方．若須多用兵餉．或能發而不能收．則彼計所決不肯為．且法國地居四戰．與英俄德意奧諸強國境壤相接．其水陸兵額雖多．各守要地．勢難撤調．卽調兵赴越．而遠涉重洋四五萬里．其餉費必加十倍．近聞法廷定議濟師．以千五百人為限．其餉以五百萬佛郎為限．法非不富且強．而兵餉之數．僅能如此者．非惟勢有所格．亦見其上下之情．徘徊瞻顧．未肯為孤注之一擲也．審乎此．則啟釁之事．斷可無慮矣．且法廷雖撤寶海．而又未派員來代．或者故留一活著．徐觀形勢．再定進止．固未可知．儻中國能出其不意．命將出師．自

足聞執法廷主議者之口。而隱戢其欲逞之心。彼議院因疑生沮。或且漸改成說。而千五百人可不盡來。即從此黷武之議亦益絀。此其機括甚微而轉移甚捷也。一中國如發軍援越。宜籌所以措辭也。今者法軍侵逼越南。自稱並無與中國爲難之意。不過欲使越人踐甲戌舊約耳。其言近似有理。中國欲正辭以折之。則近於挑釁。欲順受而聽之。則終非長計。是宜告法人曰。越南本中國屬邦。私與法盟。未告中國。又擅立虧損中國之約。故將進兵問之。斷無與法爲難之意。此一說也。或正告法人曰。北圻諸省。中國頻年勞師旅。斬荆棘。冒霜露。所

代爲戡定者。今越南不能自理。以致土寇縱橫。中國不忍其民之塗炭。仍以兵力撫定其地。俟道路疏通。與各國徐議通商。自無不可。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審時度勢。參酌用之。而爲之將帥者。尤貴有能戰之才。可戰之具。而不輕於一試。蓋中外文告。旣無與法開釁之辭。萬一偶有戰事。猶可以將士械鬭爲解。雖劇費口舌。似終無損兩國之好也。一導越南聯絡英德諸國也。近聞總理衙門欲仿朝鮮之事。導越南與各國立約通商。此雖要著。然已稍後而失其時。蓋越南之經營此事。如在二十年前。僅足比今日之朝鮮。朝鮮如再不與各國立約。俟

至二十年後亦嘗如今日之越南固由時地不侔難可執一而論今法已踞越之南圻取越之東京翦越之南定勢如破竹危如累卵中國卽爲代約各國各國知不得已而求之未必喜出望外而法人亦必多方阻難或且市恩各國以遂其包攬之私是其事之難辦當數倍於朝鮮卽幸而有成恐所議條約必不能如朝鮮之多獲便利也雖然如其無大效而爲之猶愈於不爲且德爲法之仇敵而英人注意滇邊通商又忌法之得越者也中國果能代爲介紹俾英德各國與越南立約通商則法人無所挾以歆動各國或再導越南使臣歷聘英

德隱動法人顧憚之心即遇各國有所評斷亦必歸曲於法法人恐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則其議院之謀自變矣以上數端皆就時勢所宜稍抒臆說至於撫用劉永福以聯指臂寵商出使大臣以資辯論妥籌商務以操利柄而定和局咨冬已詳議之蓋事勢至迫措注愈艱於此而欲求萬全轉恐終無一全祇可權利害之重輕而決擇行之耳伏求中堂主持至計勿稍顧慮大局幸甚恭敂禮祺伏惟崇鑒四月初二日福成謹上

與張副都御史書 癸未

幼樵先生中丞閣下前布一函諒登記室近聞越南事急合肥伯相奉督師援越之命法廷於四月初旬遣使赴越將逼勒越南王畫諾以東京永歸法兵駐守並聲明法有保守全越之權越之政務稅務均歸管轄果爾則越南亡矣法使五月內必可到越彼時再脇以兵威越南孱弱必懼而聽命越既受盟於彼中國更進退失據祇可將援軍撤回尚復何說之辭愚計以為此時伯相固宜暫駐滬上以示可南可北可和可戰可進可退之勢而所謂之銘軍宜速集

輪船陸續運往廉州迅於法使未到之先往張聲援則越南君臣之氣自壯劉永福等之守益堅既足牽制於無形法使雖到兕餤自可稍斂或且徐示轉圜此越南存亡呼吸之機不容頃刻緩也至此事之究竟辦法與伯相顧慮大局之苦衷請爲執事略陳之蓋今日中國於法越之事不外三端曰退讓曰決裂曰先作勢欲戰而以和爲歸宿之地退讓一說則謂法越甲戌舊約已閱十年越人自入法之彀中中國豈能代爲翻悔既恐橫挑強敵致開大釁惟有斂兵入關置越南於不顧然無論半途中輟示弱損威大傷國體從此各國生心藩

籬漸撤。琉球諸案將不可復議。朝鮮諸國將不可復保。臺灣各島將不可復安。中外交涉各事。將不可復言矣。法人既得越南。覬我滇粵礦廠之饒。與通商之利。必且藉端生事。乘間侵占。或稱兵內犯。要以割地通商。斯時欲力圖自强。而事已不可爲矣。是退讓之說。雖苟求省事於一時。恐十數年後。大局不堪設想也。決裂一說。則以法人之無義布告各國。大舉援越。直趨東京。夫以勁旅數萬。與法兵千餘。戰於越境。未必不勝。法人初意雖不欲啟釁。然事勢所迫。難保不以兵船分擾南北洋。爲牽制要挾之計。是中國代越受兵也。況戰艦火器。尚非

其敵難操勝算。此決裂之說。中外當事所以躊躇審顧。未肯輕於一擲也。至先示欲戰。後歸於和之說。福成去冬議之已詳。今舍此亦別無良策。然必餌以通商而後彼心稍慰。否則彼所積年歆羡之事。而我力拒之。彼知取越然後可以通滇。通滇然後可乘機進逼。徐開商埠。是堅其滅越之志也。亦必許以分界而後彼氣稍平。否則彼所力征經營之地。而我欲爭以口舌。俾引師而退。仍以越南專屬中國。必非法人之所甘心。是啓其窮兵之計也。竊思越南全境。除京圻有富春廣治廣南三省外。南圻僅存三省。其六省已爲法人所據。惟北圻境壤

至有十六省之多。是北圻實得越地四分之三。前者寶海分界保護之議。欲以富良江爲界。抑議復稍就其說而變通之。旋聞滇粵諸帥。必欲以北圻盡歸中國保護。僅以南圻三省歸法保護。此必不可得之數也。通商一事。曾侯之論。謂大有益於邊防。與抑議大旨相同。近年江海各口多收洋稅。煙台條約所增口岸。未見流弊。皆其明驗。滇粵諸帥復力持不可。充是二者。則法人無可和之理。其勢必出於戰。然中外共知釁端未可輕啟。不能不稍務持重。而法人乃行之以堅決。濟之以神速。和戰互用。誘脅越王。數月之閒。法越必有成局。越既屬法。

中國卽不能過問．是其迹近於決裂．其究歸於退讓而已矣．竊窺伯相微指．蓋恐赴粵之後．滇粵諸軍．素非所轄．未必盡聽指揮．將欲與法講解．而通商法界二事．中外之見不合．卽法越之釁難弭．如決裂之後．法兵窺我南北洋而撤軍．回援．固形狼狽．若業既大舉．仍歸退讓．則不如徑置勿理．暫免大損聲威．此伯相長慮卻顧之苦衷也．福成愚以爲此時舍迅速進兵之外．別無長策．伯相則不妨暫駐滬上．以示居中策應之勢．至其歸宿．則通商分界之說．終不能廢．法人雖自翻前議．今幷置此不講．而必欲盡取越南．或者故作進步．以爲與日講

解之地萬一彼再理前說似不宜堅拒以絕法人之望滇粵兩省卽有異辭似宜由朝廷裁定或聽伯相主議而後兩國之約可成也大抵中外多事之際統兵者每恥言和奉使者每不欲戰謀疆場者不輕開釁任地方者不願通商彼求各當其職其道不相爲謀而相爲用其說可以兼聽而難兩全是在統籌全局者折衷而用之耳又如滇督岑公雖㧱知兵然輟其前後奏議既稱劉永福盜賊之餘斷不可用又循唐方伯之議謂稍資永福以餉械卽可保守越南既陳明滇軍不宜久戍越地又謂北圻斷不可割必得

全境而代爲保護．前後措辭．不能相應．蓋由滇中僻遠．
消息最遲．生平與洋人交涉不多．故於敵情研之未熟．
以致胸無定見．則雖有籌度．未可據爲確論．是又在
朝廷之發縱指示矣．時艱日棘．輒復發其狂瞽之論．春
闈近甫藏事．纛勞可念．惟順時珍重不宣．福成頓首．

代李伯相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丙子

橘山尊兄太師閣下.客臘裁復寸箋.稍攄積愫.頃承平游太守轉送五月十五日惠翰.引義謙而見推過當.非所敢任.復荷雅貺殽拳.拜登之餘.愧謝愧謝.敬審起居曼福.動靜多豫.內贊密勿.外敦鄰好.盡勞可念.日本與貴國介在東表.前以邊境小忿.惘然有示武之意.嗣聞消釋嫌疑.言歸於好.信使往還.息事靖民.爲之一慰.僕忝領畿輔.與貴國疆宇相望.且思歷朝交誼之厚.解紛排難.乃分之宜.西洋英俄諸國.專務通商.地球以內.幾無不到.茲日本既導先路.諸國或思步其後塵.彼亦明

知貴國物產非豐洋貨銷路不暢而歐洲風氣每以多開口岸互相矜耀或雖得請以去旋因貿易無益而遲遲不至者亦間有之此中操縱機括諒老成謀國者必能措注咸宜也僕力小任重春夏以來雨澤愆期頃已疊霈甘霖三農徧慰似可轉歉爲豐附致菲儀十六種稍答盛誼涼風洊至順時節宣書不盡意某頓首

代李伯相再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戊寅

橘山尊兄太師閣下。前由永平游太守轉送丁丑十月望日惠書。嘉貺鎰腆。感謝曷已。祇以郵程乏便。闕然未報。歲月如馳。寒燠忽更。比惟勛猷雲蔚。餐衛咸宜。撫綏羣黎。慎固四封。藎勤碩畫。至爲企念。日本與貴國議約修好。將及三年。萊館互市。未見繁盛。商民錯處。能否相安。彼國自平秀吉以來。恃其詐力。囂然不靖。近者西鄉隆盛弄兵潢池。不戢自焚。彼君臣鑒於國小多難。或不敢復勤遠略。往歲中國駐倭公使何侍講前赴東洋。僕以貴國之事。屬其留意體察。隨時調停。旋接何侍講來

書.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貪得無厭.惄然如猛虎之在臥榻之旁.其於貴國既無惡意.似欲聯為輔車.引為脣齒.頗疑貴國不肯傾誠相待.僕揆度大勢.泰西英美各邦.相距尚遠.志在通商.無利人土地之心.俄跨有三洲土壤.實與我東北邊界毘連.又時以蠶食鯨吞為事.貴國與日本濱臨東海.俄國兵船游弋窺伺.勢所難免.譬猶虞虢備晉.韓魏畏秦.其端不始於今日也.前聞日本欲在貴國咸鏡道之元山津開口通商.俄人陰沮其議.謂他日設有戰事.恐於日本商務有礙.英人請日本介紹通商.俄復沮之.若果屬實.其意欲使貴國孤立無

拨。一旦發難。可以廓然無所牽制。識時之彥。用爲隱憂。昔蜀先主猇亭之敗。怨吳甚深。而諸葛武侯生平措注。以和吳伐魏爲上策。唐德宗有宿憾於回紇。李鄴侯勸以釋怨尋盟。而吐蕃之勢頓衰。蓋命世英雄。蠲細故而擴遠圖。往往如此。邇聞俄國與土耳其和議已成。西事方蔵。將圖東略。執事老於謀國。徹桑迨陰之計。其在斯時乎。僕以東土屏障中原。又千里神交。氣誼相孚。不得不一攄肺腑之談。近今貴國廟謨若何。鄰交若何。固未能知其詳也。僕忝居高位。無裨時艱。所幸入夏以來。雨暘時若。此閒及晉豫各屬年穀順成。億兆生靈。有噓枯

回生之望。附呈菲儀十六種。聊答盛誼。關山貿阻。延企為勞。惟順時自愛。不宣。某頓首。

代李伯相三答朝鮮國相李裕元書 己卯

橘山尊兄太師閣下。正月杪裁復寸函。旋於二月關接到客臘望日惠書。反覆於邦交一事。推究得失。剖晰情勢。忠謨碩畫。傾佩無涯。比諗頤養脩齡。平章大政。保釐禦侮。措注咸宜。至為企頌。承示日本與貴國交涉各節。倭人性情桀驁貪狡。為得步進步之計。貴國隨時應付。正自不易。客歲駐倭公使何侍講來書。屢稱倭人倩為介紹。願與貴國誠心和好。兩無虞詐。鄙人思自古交鄰之道。因應得其宜。則仇敵可為外援。因應未得其宜。則外援可為仇敵。倭人之言。雖未必由中。倘冀迎幾善導

杜彼爭端。永相輯睦。是以曾寓書奉勸勿先示以猜嫌。致令藉爲口實也。近察日本行事乖謬。居心叵測。亟宜中爲之防。有不能不密陳梗概者。日本比年以來。宗尚西法。營造百端。自謂已得富强之術。然因此致庫藏空虛。國債纍纍。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圖以償所費。其疆宇相望之處。北則貴國。南則中國之臺灣。尤所注意。琉球乃數百年舊國。並未開罪於日本。今春忽發兵船劫廢其王。吞其疆土。其與中國與貴國。難保將來不伺隙以逞。中國兵力餉力。十倍日本。自忖可以制之。惟嘗代貴國籌度躊躇。似宜及此時密修武備。籌餉練兵。愼

固封守仍當不動聲色善爲牢籠凡交涉事宜恪守條約勿予以可乘之端一旦有事則彼曲我直勝負攸分第思貴國向稱右文之邦財力非甚充裕即令迅圖整頓非旦夕所能見功近聞日本派鳳翔日進兩戰艦久駐釜山浦外操演巨礮不知何意設有反覆中國即竭力相助而道里遼遠終恐緩不及事尤可慮者日本廣聘西人教練水陸兵法其船礮之堅利雖萬不逮西人恐貴國尚難與相敵況日本諂事泰西諸國未嘗不思藉其勢力侵侮鄰邦往歲西人欲往貴國通商雖見拒而去其意終未釋然萬一日本陰結英法美諸邦誘以

開埠之利抑或北與俄羅斯勾合導以拓土之謀則貴國勢成孤注隱憂方大中國識時務者僉議以爲與其援救於事後不如代籌於事前夫論息事靖人之道果能始終閉關自守豈不甚善無如西人恃其慓銳地球諸國無不往來實開闢以來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氣運非人力所能禁遏貴國既不得已而與日本立約通商各國必從而生心日本轉若視爲奇貨爲今之計似宜用以敵制敵之策次第與泰西各國立約藉以牽制日本彼日本恃其詐力以鯨吞蠶食爲謀廢滅琉球一事顯露端倪貴國固不可無以備之然日本之所畏服者

西人也以朝鮮之力制日本或慮其不足以統與西人通商制日本則綽乎有餘泰西通例向不得無故奪滅人國蓋各國互峙爭雄而公法行乎其間去歲土耳其爲俄所伐勢幾岌岌迨英奧諸國出而爭論俄始斂兵而退向使土國孤立無援俄人已獨享其利矣又歐洲之比利時丹馬皆極小之國自與各國立約遂無敢妄肆侵陵者此皆强弱相維之明證也且越國鄙遠古人所難西洋英德法美諸邦距貴國數萬里本無他求其志不過欲通商耳保護過境船隻耳至俄國所據之庫頁島綏芬河圖們江等處皆與貴國接壤形勢相偪若

貴國先與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牽制日本。並可杜俄大之窺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誠及此時幡然改圖。量爲變通。不必別開口岸。但就日本通商之處。多萃數國商人。其所分者。日本之貿易。於貴國無甚出入。若定其關稅。則餉項不無少裨。熟其商情。則軍火不難購辦。隨時派員。分往有約之國。通聘問。聯情誼。平日既休戚相關。倘遇一國有侵占無禮之事。儘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貴國亦宜於交接遠人之道。逐事講求。務使剛柔得中。操縱悉協。則所以鈐制日本之術。莫善於此。即所以備禦俄人之策。

亦莫先於此矣。近日各國公使在我總理衙門。屢以貴
國商務爲言。因思貴國政教禁令。悉由自主。此等大事。
豈我輩所可干預。惟是中國與貴國誼同一家。又爲我
東三省屏蔽。奚啻唇齒相依。貴國之憂。卽中國之憂也。
所以不憚越俎代謀。直抒衷曲。望卽轉呈貴國王察核。
廣集廷臣。深思遠慮。密議可否。如以鄙言爲不謬。希先
示覆大略。我總理衙門亦久欲以此意相達。俟各使議
及之時。或可相機措詞。徐示以轉圜之意。從前泰西各
國乘中國多故。併力要挾立約之時。不以玉帛而以兵
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頗多。想亦遠近所稔知。貴國若

於無事時許以立約彼啓出望外自不知格外要求如販賣鴉片煙傳教內地諸大弊懸爲厲禁彼必無辭儆處如有所見亦當隨時參酌一二以盡忠告之義總期於大局無所虧損夫政貴因時治期可久知己知彼利害宜權用閒用謀兵家所尙惟執事實圖利之繇迭奉來函諄諄於交鄰保境之道用敢不憚覼縷密布腹心復候起居書不盡意某頓首

趙桐生云三書皆包舉閎遠絕有關繫洵爲經世不刊之文